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顧德垂　較

記

崑山縣玉柱塔碑記代

天地之氣主流行而忌宣洩洩而無所于止則必有砥柱收之然後其流渟泓洄洑周旋不捨發爲人文散爲庶物可久大而不害安其所而無氾濫馳驟乍起乍滅之事此人事之當然天下之通義而澗視者數術棄之至以水口橋梁佛寺塔廟等爲冥利福田

則亦不違其理矣崑之爲縣號稱澤國其水西自太湖入婁江東達於海晝夜兩潮汐往復奔注不得休當其來也洶湧澎激勢若拱衛然卒不能勝其所復又其南洩入新洋江爲吳淞入海之道宣洩之勢於是焉極嘗試登所謂三江口者周目而望故宜有人爭焉予不敏以今上庚辰出宰斯邑人物潔清草木鮮茂知是文章禮義之國而故老竊竊言百年之家多無存者予心疑之已見諸縉紳亦頗言地氣多洩民不堪久而今中丞李公予同年友也㬋然語不敢

曰自予爲諸生時念此甚久今幸吾子在事其敢不畢力圖之居無幾而山東邢公以監察行縣聞而善之出爰羨若干緡檄縣令始厥事而聽成事于中丞及諸同事者中丞曰誰爲相所宜僉曰江右劉某可則請劉某卜地于三江口之原中丞曰嘻誰董若役而能和其衆僉曰汝南僧性來可則請性來主進董若事已而桴者集墁者圬中丞屬耳而目之語其衆曰若爲此鄉謀百年之利非億萬年其功將無不可于是木者削圬者良築地而基之入墅而堅之七級

而上若無縫然丹黃其表裏週遭其闉廊像教繚繞
如儀而止蓋三年而功半予以召還京師又三年而
中丞以書抵予俾爲之記予謝不敏三返請益勤予
惟父母之愛子則必爲之計長久一邑之利百年之
謀此予守土者之事也而中丞公與諸同事者先之
無愛其力予則何心而受若成焉雖然予去邑三十
餘年矣每想見其處及其所與經始之人其言語商
確可得而記也當役之伊始也予嘗進中丞問故中
丞曰吾鄉藩有潮讖云而不勝淺也昔與吾友嘗念

此一方父老子弟廬舍墳墓誰復能相守百年而消
言江口可砥者心識之今幸得地處江海橫流之衝
有目者所共覩也而遇吾子事不可失矣且予亦何
能爲役盍有諸責焉説在憲副陳公予則又進陳公
陳公顧中丞言曰是僉謀也而夢徵于子其無讓予
問所見夢陳公曰庚辰之役昔昔夢諸中丞出銅盆
焉有浮圖七級光明熠爚若砥中流質明予乃奔告
其封翁封翁許諾此今日之契矣昔與中丞私試夜
婦毋念此甚悉而吾友今里選張子實爲議始予又

進里選君里選君曰臣非能知其說也葢有司訓劉
先生者名文正嘗言之曰東闗之外揀以浮圖翼以
華表此凞凞者雖百世可矣然不名其地何所令得
地矣又藉明公之義此百世之時也其亟圖之嗟乎
其言在耳猶如昨日事而忽忽三十餘年之間崑之
父老子弟少者壯壯者老卽水旱頻仍而無去其鄉
者文彩蔚然倘亦砥柱之力歟崑有山曰玉峰泉曰
玉泉葢發于虞山而圜拱于機雲之里取喻片玉請
名斯塔曰玉柱而紀其事與說焉是役也經始於萬

曆九年冬十一月九七年告成事闔廣幾文高幾丈幾尺用銀若干兩有奇米穀若干斛灰炭磚石若干木若干董其事者汝南僧性来工役吳縣南宮鄉姚其王其陳憲副名允升顧進士名允元鄉進士顧允諧張德程鄉貢士張維翰各有捐助或料理其事始終之者中丞名同野庚辰進士

丹徒縣新建三賢祠記代

三賢祠者丹徒士民懷三賢之德而祠之以志不忘也三賢者何故兵部其司主事中都龐公今工部其

司郎中巴城張公今兵部南京車駕司主事勾章趙
公後先來守是邦召父杜毋各留其愛以去而丹人
懷之既久彌戀乃相與度地于甘露之右帶江面雉
俯瞰平蕪曰庶幾吾侯所常憇乎于是邦之父老子
弟棒土揭木絡繹扶携以相厥事不日不月棟宇煥
然又相與掃麗牲之石以記屬予予惟管敬仲有言
四方所歸其惟心行者乎夫心行者一切非礬巧拙
寬猛遲速異同之用都無所關其心惟宣導底滯歸
福兆民是務而後解澤浹于膚髓榮問久而益新如

甘棠之歌畏壘之築即一人之心行可繼百世而況
莘三賢之勞思于數十年之間者乎其爲謳歌思慕
可勝言哉丹攄三吳上流當水陸交衝之會四方冠
蓋楫比輻輳奔命爲勞其民本末襍治不能自忍其
心之所抑而叢葦高浪之間陰謀公吼牘案繁滋益
于江以南稱巖邑矣予不敏私竊覽觀數十餘年之
中田鼠竄伏百穀用登士大夫安于無事相率爲登
高之賦而絃誦之習達于閭左夫非三賢之心行有
以濡漑之也哉予渫沉鄉邦久得遍侍三賢之色笑

與其一時所爲勞心之務如疏漕清田均賦平徭崇儒彰德革奸息訟不可勝紀而竊意其大都則中都之政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蓋藥石之于伐病也一旦去其沉痼積結白骨肉焉巴城寬厚爲務斷斷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强與弱飲食之不能一日去也句章之治如春雲含膏冬日送暖不知其膚革醺然而雷霆摧擊之用因會機發壓壘皆起蓋其根于心而發乎政四方歸之以至于今戀戀而不能已也殆詩所爲父母孔邇易所爲使民不勸久道化成者歟嘗

試與諸父老登祠而望萬井蒼烟綠雲稠疊隱見于
江光山色之間者夫非侯之所遺使我室家婦子相
保也侯方奮躍天衢行且相繼爲天子撑持東南半
壁將不有心動于桐鄉之祠而益保我室家婦子也
此丹人謳歌思慕之意也祠凡三楹土墍不丹木斲
不雕蓋皆昉當年從儉之意云工始某年月日迄某
年月日昔宋廣平德于廣及爲相廣人頌焉言于上
曰臣當軸恩有溢美請止之嗟乎夫丹人之頌侯未
當軸也百千年後覽斯記者其知丹人之非溢言矣

重建高平橋記

宇宙間便利之事廢于不爲又敝于人務有爲而不既其實其廢者此不爲而彼爲之即不爲猶有待也橋梁道路金石土木之材不能不資于有力之輸而有一人焉銳于立事巧于塗飾令天下知吾之爲之而已不計其後務爲可居之功將使後之輸者不勝出代者不勝煩彼是相詆祕求相視有旬月置之已耳故夫任事之難難在徵實雖然至于徵實其弊滋甚矣何也四通五達之衢左方右圓甲刱乙害其口

不勝調也竹頭木屑零襍細靡以爲隣里鄉黨之物而已矣其求不勝厭也衆扶難調之口我供難厭之情自非其人寧耐而有謀撻勁而必遂盡體衆人樂輸之意而不務爲旦夕可見之功疇勝其任而愉快乎邑之有高平橋實當城西南孔道麗澤以東春和以西稱輿梁焉邑人金文甫世居其下捲簾閒坐見老稚之濡足沒脛逡巡畏縮于淒風苦雨之中而不能前也其石刓而無所置足面豁齒圯而搖搖將崩將墜也內自念吾少居此與群兒嬉戲橋上如履平

焉而乃今脉露肘縮與我俱老矣豈不有人事乎往諆于里之長者晋孟嘉陳緄伯顧叔来輩諸長者大喜謂必如文甫其人乃可以集事于是文甫請諸鄉之有力者得緡若干庀材若干擇以某日誠事于是匠者斲埊者施索綯而鞭石者響集未閱月告成事邑人樂而故踐之讙呼聲相屬也文甫又以其餘力刋道如砥雨無褰裳者予不類偕二三同人踏月過此覺屐齒通脫高下坦然不復知為斯橋也相與式步南北面平而石衍始知往世稍狹而巍者崎嶇嶒

嶝之形故不知其何所之矣然聞文甫既成車歸視
槀中如洗其媼酌酒相賀文甫顧影囅然麻幾償其
夙願也又相與嘆文甫挺勁有力可辦事而又能自
損其槀以佐輸者之不足即天下事投之所向必可
立就何論橋梁哉而惜乎文甫今老矣衛老人曰予
爲兒時橋蓋編木爲之嘗據檻而嬉隨履橋下忽忽
如昨日事而今三易矣按志高平橋在報國寺西不
書年月而石梁鐫嘉靖戊申重建去此七十二年豈
以石易木時耶傍有募造人三字姓名剥落不可攷

嗟呼百世而後其尚有徵于予言也哉

崑山朱氏義田記

予嘗讀眉山蘇氏譜序而傷之序曰其始蓋一人之身也可不念哉自宗法廢譜牒散亡義田時有義田者所以培其始一人之身合族明宗將在于是然必以躬親爲當近世士大夫之家親親爲務豈不欿然創始而後漸弛者何也士大夫不身其事付之掌故掌故人因之爲利而族始以義田鬨矣予友朱虞卿舜臣刻意學古而性特明豁氣常不可一世非意所

樂即其素所與游決然舍去流俗忌之客有傳䏹虞卿聽族條約者又何欵欵縷析可久無獘如此哉虞卿産不當上上與其婦沈縮口節衣有其今日倘意念稍弛謂義田事決不可罷諸嚶嚶待潤者無非路之人矣卒歲之時豐儉有数客偻而過虞卿之門則有自五服来者非五服者自毋氏魏族者自高曾姑姊妹與其婦沈氏族者嫁者娶者殮欲葬者孤童無倚者爲諸生不具靴服者孫女不衿褵者擔者載者踵相躡于虞卿之庭如取諸寄虞卿不弛刻與之斯

不亦布衣之賞心士大夫之希遘也哉予嘗按約面
原本所自起則爲虞卿者賢勞矣虞卿少與其兄儀
部公規畫行義必以贍族爲本始即儀部既貴槖如
洗無能償所畫而虞卿奮然曰將分植忠義請爲兄
力而虞卿槖又如洗又非有子母之入非望之實也
則又與其婦并力營之會義立産繼産踐義而後聚
所得業擇最善者曰則父圩田若干慶夜圩田若干
東職圩田若干約三百四十有奇而虞卿又不自足
也曰故與兄約畝千姑徐之以俟我後之人即未猶

視息人世其有待乎諸受成事者凜凜虞卿不可一世奉行惟謹嗟乎非躬親烏至是耶昔萬石君以不吶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虞卿直心爽口其所就若此斯與萬石家何擇焉朱氏故有義塚義田義塾或曰其先晚節翁倡之後歷太史邑子以至儀部悉其力莫能備此以知虞卿之賢且勞已世衰道喪人心如狼虎攫食則露齦相狠出本于舅弟箕及錙銖無論高明之家遥華之胄飲食豪華無非貴游朱履遇族長老而色變踽踽去之見鶉衣

露肘恨然發聲謂此輩辱我先不復名所何人可勝道哉可勝道哉虞卿贍族施及三黨予每見其家子弟恂恂多嫻睦之行矣予特嘉之作朱氏義田記

崑山顧氏節孝記

節孝記者記太保顧文康子履祥之妻周氏矢孝矢節歷五十五年如一日也稱顧氏節孝何居周以節殉孝其孫咸時以孝報周君子謂並可垂後世云記曰節婦姓周氏故御史震女幼字顧履祥爲配而祥病痺將弗愈太保使使馳謝御史恐重累淑媛御史

稍稍爲節婦言之節婦淚潸潸如雨御史知弗可奪
也十九嫁履祥而太保覺於位扶櫬南歸節婦與諸
妯娌昕夕哭奠如儀而祥以過毀失其明節婦鬢髻
事履祥惟謹而上奉朱太夫人務肩履祥之所欲進
惟色惟志太夫人若忘履祥之病而宜節婦祥既痺
死節婦吞聲哭弗休親黨憐之議以嫡兄之庶子議
福爲履祥後而後節婦攜九齡孤見於廟慟欲絶曰
本欲從死而恐夫子之餒地下也藐焉一線是在未
亡人矣而讓福故有生母張碩人齒先節婦而賢節

婦迎與俱共持讓福何不至焉於是讓福壯有室稱青衿子弟矣節婦泫然曰所以忍死者故爲此兒今幸無落太保之業天其不終絕夫子耶居無幾讓福生子咸時節婦大喜日夜與張碩人左提右挈閔閔若望歲焉而咸時早露頭角娶於查而繼讓福爲諸生節婦且喜且泣顧語張碩人兩娶婦影形相弔乃得見緩者九齡孫子若婦又稱諸生耶而是時讓福已有疾常居內諸所爲力闡幽光以[illegible][illegible]婦者咸時以身肩之亡何福與婦張碩[illegible][illegible]　入撫哀而查

家婦又能相咸時孝事節婦秋霜春雨惟節婦指是

毖既久之而節婦亦若忘咸時之爲孫也先是　神

廟覃恩　詔闡幽德縣令劉應龍議旌節婦門中格

未允而咸時夜起旁皇泫然流涕曰父以節母付不

肖日且暮矣曩者母與張碩人訣而悲咽不勝爲其

子天基擇配得馮氏而色喜隨之以泣即熏傷先儒

士之不逮夫其有暮遲之感夫李令伯陳情之念其

謂之何又久之而御史馬從聘昌言於　朝事聞咸

時跪告節婦節婦停緝默然巳愀然曰老婦自行其

志何敢妄覬朝典如兒言亦可下報夫子且休矣輟緈而寢自後意常忽忽以甲辰閏九七日考終得歲八十有三又明年　詔旌門如制咸時痛節婦之不逮拭淚白有司祀其家先文康祠右十步題曰貞烈祠貞烈祠者故名三貞後益爲五至節婦始更其額牲豚醴帛視其舊無不加飭焉咸時力也

張大復曰予讀顧氏表貞錄詳哉言之如後先邑子程達王時熈祝耀祖博士沈應奎比部郎張羽大叅馮時可太學陳元素與其家莒州守懋宏之作幾與

天壤同敝矣大學士趙文肅公故有紀錄則謙福求成均時請而得之嚮彼柏舟兩世始就豈易哉顧氏以榮名福德冠當世儒士之門獨用節孝顯然難爲咸時矣煢煢書生戴其手足爲不朽之謀無滲無缺自非精誠動天地爲至是耶當年採風之疏甫上而節婦亡咸時念不知所出矣忽忽感夢見節婦深墨而遊縹緲紅雲之鄉追贈　帝眷不差日月諒非人力可與於此節婦故有姪諫益娶於周生子咸和而繼查氏查氏之功於顧氏白氈自保大略與節婦等

然查以子貴得封不受千秋之祀君子原之查女姪爲咸時婦克相其孝然則查亦世爲顧氏之功人也哉周御史令鄱陽生節婦鄱陽逆濠之亂捍禦有功後爲清御史然以無徵故嘗恨不能採爲傳以此知咸時之徵文四方以不朽節婦者意深遠矣

海上顧氏節孝記

顯皇帝朝海上顧國縉以丙午鄉薦選諭崑山時有孤童其中童子科來見選諭見之迻意大惽因語不類曰某以六歲藐孤賴先節孝之義迄于今耳目所

際五內崩摧故嘗上書　先帝詔下禮臣施行而今犂適見此子孱然形影不覺神飛吾桑涇里中也因話其稚小時受書二里外道遇雷雨擔首茅屋中風撥屋茅幾墮水穿竇得婗免婦毋爲解襦帖膚慰之而淚潺潺交于頤也選諭又自言吾十六贅婦家閒婦省毋聞所課義當輒色喜否即低頭默默不發聲其屛息不自容瀕行面毋或却步又面之毋姁爲好語相督乃行因出節孝同稱錄見脈予得讀所上書書畧曰臣國縉昧死言臣少孤貧叨蒙孝治恩先犳

獨有苦必彰臣荷明時敢瀝腔血臣母劉年二十六稱未亡人拊棺號躃幾絕復甦而臣祖父母性嚴齒衰疏菽蘋藻出母五指疾病彌連晝夜省視迨乎終天喪殯有禮自稱寡婦無累旁枝臣甫六齡提携萬狀既更相命不廢義方晝燈一壁夕煬一竈軋軋機杼助發書聲某既有知誓彰明德未歌鹿鳴母先朝露痛惟臣母拮据茹荼白甌蔬素截髮結腸垂五十載明詔國恩不遂陳乞敢稱引華亭臣楊忠裕上海臣董尊聞例裂肝披愫伏賜准行書上詔禮臣覆其

議覆曰上海臣顧國縉母劉永堅氷節矢守孀幃孝親極百順之誠撫幼著三遷之教苦志不違白首貞心可質黃泉似應候旨獎表以慰貞魂是役也傳其事者華亭陳繼儒海虞錢謙益勘詳者巡按御史張五典按察副使俞維宇會勘者今巡按御史馮英提學御史毛一鷺上海生劉永禕着老馬庚則首列節孝事而請之上者也于記得併書詩歌凡二百有奇作着名姓如之不具載錄名節孝同稱稱劉夫人節孝也倘選諭不自力能奮于功名卒成其母夫人之

義烏至是哉予故曰海上顧氏節孝記云天啟元年

辛酉八月朔

朱母玄感記

玄感記者記今比部朱大典之王母葉守志時所歷非常事母正性不惑故曰玄感也盖先是郡二守蕭嘗旌之曰節烈玄感云母姓葉氏年十五嫁小虞里人朱文華號上虞生贈主事友虞甫週歲而上虞病且死母携孺子侍啼哌哌上虞泫然曰男兒生不成名然無衾影之愧即死何恨而此哌哌泣者故

朱氏一線之緒汝獨柰何毋泣顧視睛空萬里一燕
逡巡歛衽再拜還拜上虞床下不發言上虞面毋而
瞑毋時年十八晝夜躃絕顧視孺子則强自振洴澼
營其生上虞所遺産不滿五十弓即貧餓不肯售友
虞稍長令就學而顧視浦上無可受業者則俛就縣
城中去浦上四里而遥晨起具食敦友虞往親享又
念道遠數往来非便則熟餧餌膚慰勵行曰吾兒孫
負無令食冷爲異時悔盡一日者再而久乃餦影入
膚理間火痕宛然友虞亦感奮力學不遭時謝去其

業而事書數之藝毋勞甫息當友虞就學時毋經田間途路甚適忽見高墳特起陰霾蔽日不辨四方過遭墻墉如削坎窞歘亙毋循墉手撞之須臾墉裂則風日清嘉土衍水碧了無墳墓荊蓁又嘗從田間刈穫抵暮婦覺衿褵蹜蹜如有物緣之而夾峙多驚訝聲謂有兩小兒縈毋行毋顧視無有提提而前及洞訇然如拔五石瓠許衿褵若揮麾矣或曰蓋有鬼物護持之云毋得歲六十有九含殮時餘痕熒熒乃著于胸脅友虞一慟幾絶張子聞之曰吁嗟乎天道誠

明焉可誣哉予每見內典所載學道之人多有羅剎梵志左右祇隙然不敢據爲考信書不云耶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則葉毋當年之證也夫雖然夾道之人皆見之而毋獨行自若老壽考終謂之玄感斯可矣天啟元年秋八月比部子錫熊請于同里張某俾爲之記

韡韡閣記

今世剏立之事不勝紀必觀其人人情取類之奇不勝紀必攷其行故有其事卓然依附名教不可磨滅

方當與河山相映帶而后無述者則其取義不可以訓而人不足存故也大江之南山川秀發耳目豁達之觀無如潤州跡其后先所稱勝槩名園豈不焜燿一時然多在蒼烟暮靄間若存若滅而子瞻之竹院米氏之山菴將與北固金焦相依不朽甚矣其人之難也夫其人者脩其行者也往游潤州與諸賢相昕夕其人美而愿樸而不枝故嘗欣然樂之忘其身之在潤也已得何繼㐬氏遂徧游其父子兄弟閒蓋奕然自失云夫人生可久之緒要必以孝弟爲本始則

豈不人人知之而其幾微透露之間忘與不忘迥然自別故曰知美之爲美斯不美已故夫田氏之荆其事鄙張公藝之忍其道不忘今夫何氏居不異廬食不異味賓客不異主出不異輿馬其入也竈不異薪産不異財鷄犬不異食斯不亦忘之至和之極哉即潤州多孝弟之家如何氏未數數已而今又得觀其所爲韡韡閣者子侄不異几書不異籍牀笫不異幃心手不異美蓋忘之極而太和生焉山川之奇出焉其耳目豁達之觀于古今人傳不傳又何如也謝太

傳携子侄登東山不計所出然毎言吾常自教兒差足以破田氏之鄙褏叔則營新第牀帳儼然軒檽踈朗知其兄欲之然後推以相與此其心已無所忍而比于何氏之忘則有間矣今夫繼充氏其氣徐徐其詞閒閒其施于人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方將以山中相業永人間父子兄弟之游予請據石頭高歌鄂不韡韡之章江流有聲四山答響不識繼充許之否閣凡三楹在居第之左前植叢桂古杏含桃來禽之屬盆花砌草點綴不群不具載題額者茂苑陳元

玄予友也繼充之子若住曰元石元亮故是眉山襄陽後輩人試以予言質之嗟乎何氏之韡韡吾觀其行吾見其人矣

蕉雨軒記

朱子旣卜居鹿城之南其旁有隙地焉叢篠莽蒿駢羅延蔓而比桃細流雨後清響如鳴珮環朱子曰嘻是不有人事耶乃伐篠刈駢得平地可十弓謀作小軒其上旣二年而軒成拱梁莛柱茅瓦竹簷朱子將揉籬而環之雜以時卉蔭以高梧引流種竹日涉成

趣而前後山光樹色若爭出焉媚朱子十尺之地八
窗虛朗甜愁者忘去或問朱子何名此軒而朱子泫然
曰吾兄弟耕硯以養老母常不給何軒之爲然而爲
此者蓋有概于中不能已已云昔者吾父初居此而
吾客孟氏秋風乍起雨颯颯着芭蕉上而父貽薄蹏
告我夜聽此相念良苦不復知蕉葉之多韻也時謹
識之而有隙地焉乃縮一歲之糈儲竹與木不能及
墁圬則又縮一歲爲之而吾弟子儀肯胼胝之勞善
亦不遺餘力矣吾將樹蕉于是晨夕臨之而又恐秋

風之颯然驚吾老毋也癯者色動以告其友張子張子曰是蕉雨軒也夫其士之業事其何所不有哉杜陵茅屋江檻落灘皆其手足所自給而蘇子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竟不可得古今之事如朱子者豈一二耶獨其蕉雨之意蓋尤可重云雖然吾嘗與朱子之先簡菴游知其長者有子繼之蕉雨明志斯亦長者之後已朱子勉哉而使比軒必名于世如少陵之茅屋子瞻之容安成而勿毀新而勿易是在朱子也夫軒以萬曆戊午年夏四月成而張子將邀其友

携酒饌落之且爲之記

問龍閣記

玉山之巓蓋有百里樓云百里樓者崑山爲方百里所轄市橋田舍村墟谿谷可以憑檻得之故曰百里樓然莫知其刱樓東偏有閣閣三楹面西牖北正與虞山相望崗巒起伏出没蒼烟杳靄間閣外古柟如龍頭角蜿蜒乗風拏攫洶洶殆欲崩屋或靜夜月明颼颼如語嘗與故人卧雲其中鱗甲混茫無容逼視故嘗欲賦夜半来龍吟消谿心目来龍者山故發脉

于虞宋荆國公祠水吳中從北麓登上方北爲山勝
其來有自回首故游去今四十餘年矣神廟末一再
過蓮公常住啟牖慨然故人云亡山光如昨已入閣
傍精舍梅馥黯黯上下雲梯龍吟牖外因追話其事
而蓮公出王子所賦問龍歌相眎請爲之記予中年
廢視無論高山大野不能自廣即崑山一卷石小小
點綴皆如夢覩顧安所得問龍懷抱少慰其風雲萬
里之勞聊述山脉梗概泚筆數行蓋嘗聞虞尊者說
法白龍破山而走得毋欲窺此閣耶第逼于王子之

歌不忍更額爲作問龍記刻之閣中即予連蹇蹣跚猶能聽夜半吟風借蓮公禪施擾之瓶鉢間也精舍傍閣而近可臥可趺故欲以龍塢相與矣

浪齋記

循鹿城而東南折百十步小有水竹之勝其地平衍漸遠闤闠無車馬喧襍聲居民數十家流水環之夕陽暮雨派烟縷縷曲折叢篠間則予友顧子之浪齋在馬齋廣十尺看圖書前後惟古琴木榻陶樽鐺具顧子與客談笑于此爲嬰簋韻時來荅人予家居特

隘故嘗欠伸城上西行數百武乃返自與顧子交甚歡城上趾輒東向而顧子特喜予數至酌泉飲之欣然忘勸或循覽墻墉閒一時韵士之什朗吟清嘯以相娛樂比來旅食京口江濤萬里三山咫尺雖復自喜昕夕豁達之觀而東城景色猶在夢寐豈千里一枝拋喻適志而當其棲棲旅泊不勝空谷足音之感則故有大毫末而小天地者斯亦人情之常然耶雖然予念顧子不寧惟是顧子家固温即稍自檢括何止僅立中人崖然絕不能忍其近俗之垢泱然舍去

窮約其身卽顧子箕視進賢冠土苴書生酸薄之技縱其詩思可以名家而顧子曰吾故不能放昔人嘔心劌膽徒取殺青自喜傳之其人曰此有明某山人千秌之牘殆不足易吾一日之浪也嗟乎顧子而豈漫叟懶真子之徒歟雖然嘗從顧子齋頭相與語方劇忽焉去之走午日中或遍過其所與游倘徉而歸意甚得無悶或冷吟閒醉周行庭宇頭觸樹或及塘而止者數矣豈顧子不念其家不愛其千秋而浪齋戀戀焉雖然王先生蓋歌之矣先生之歌曰生與浪

齋語視汝同虛舟恍如一葉滄溟浮夫如是則予又何說以膠顧子之鮮而獨念予一行作客雖江山豁達之觀曾不得以自放也然則顧子之浪齋談何易乎談何易乎丁巳清和月搦江水泚筆爲之記

傳

封奉政大夫金谿全公傳

全大夫者金谿衡塘里人也　顯皇帝朝大夫以毋喪廬于墓晝夜悲號風木間三年不顧其家里人異焉爲上其事于臺使者後先臺使者咸褒之稱全孝

子後以子貴再封奉政大夫于是稱全大夫云大夫
生而樸茂好行其德自爲兒時婉孌父母傍輒見至
性既長父三松翁疾彌連大夫不解帶左右之齋心
籲天願以身代不可得乃晝夜號慟視含殮無悔三
年未嘗見齒而是時大母胡春秋高有弟其方年少
游學不事事大夫奉其母劉日選甘膬進太君太君
安焉若忘三松翁之捐館舍也而弟亦忘其無父得
竟學爲諸生其後自請爲郡史去當是之時乾乾母
子形影相憐大夫所爲選甘膬而進之劉母者何不

至焉亡何劉姆忽翳三光大夫旁皇不知所出乃屛息爲姆舐之舐之三日夜未敢甞食姆視晳然居久之姆又病噎水漿不下咽矣大夫泣曰是不有人事哉乃刲左股羮藥以進噎亦旋愈于是大夫泣然曰吾固知子姆一氣血肉可以通關會而精誠可以索神明也夢吾㝡者顧以身代父禱而不得何居姆其有遺念耶于是手父像而摹之又自寫其像于側落紙惟肖泣曰庶幾異日者音容相倚乎方三松翁之觴大夫也未析產而産故廡僅足饘粥大夫節縮而

出入之上以撤兩毋其餘以供祭賽賓客暨一切施予詒人之事産亦不削悉推讓其弟弟死至不能給殮則大夫揮涕自理其槖蕭如也爲解腰帶付之含殮亦無悔云張大復曰予所聞大夫孝友如此其他如結廬作糜和藥救疾種種吉祥之事不勝紀也金谿志載山川秀發谿水正作黄金色故名金谿地靈則人傑斷顧問識大夫孝友爲爲政其爲長者何疑焉然板輿就養不名一物解帶付弟佩篋蕭然又何烈烈也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大夫之孝由此也哉大夫嘗觀顏尚書乞米帖慨然太息曰吾頗後之人常以平原自勵也意念遠矣衛塘之全自宋經歷公已顯勝國末避亂黃洞中至景讓復還故里讓數傳為悅和悅和生喬配胡胡得歲九十有三喬生楷是為三松翁配劉劉得歲八十一楷生大夫名大成道源其字初以孚廷訓霍丘考最封文林郎既守吳興又最拜金封拜封之日適大夫攬揆之辰觀者艷之得歲八十配其封太宜人傳曰高朗令終大夫所自取矣太

夫之孫曰智者穎秀有文嘗封殷奉母宜人母病亟起不幸蚤卒君子惜其志業不遂然甚有類全大夫也

陳先禄傳

先生姓陳氏揚之通人也名大乾字思一其先江陰人有償遺金者某徙通家焉是爲通州始祖更數傳爲景明景明生純德純德生尚賢次尚忠則先生祖也尚忠三子長堯嘉靖乙未進士官侍郎子一大科次冠子六以仲大壯貴封比部員外郎次完嘉靖丙

午舉人官都察院都事先生封比部第四子而嗣都
事爲都事後云性至孝幼事比部公及母某宜人備
諸婉孌嘗告之他所期旬日耳輙嗚咽不勝既返則
彌連竟日歡甚無厭族人異之時都事公且老未有
子意屬先生矣久之都事聚宗老謀所以爲後者都
事之言曰伯既一子不得後其惟仲之次然貴矣不
可請叔爲諸生好游多在外非吾所期相昕夕意其
必季手季孝友不肯忤物永吾嗣者宜莫如季而宗
老亦人人稱都事公能推擇子弟僉和之矣先生聞

知弗敢任也又久之而都事有成言則先生前跽請曰兒于後非序且大人産甚殷兒縱以法獨受其贏乎即諸兄弟終默不言義弗忍請均之則都事公聽之均有求益者又力請于都事聽之益而後先生操柔色以終于都事公如封公後先事錢淩兩毋如其毋宜人也説者又謂淩毋恭繼其年蓋不及先生焉久之乃稍稍具什一然不肯竟其事曰吾無見子錢家擇人任時修業而息之不遺餘力矣將毋道家所忌吾寧視緩急爲先都事市義耳當是時通之人士

凡有請于先生者按券而給之靡不人人厭其所欲得至期無所償積券盈篋半飽魚腹先生意乃大得而為義逾甚一切婚鰥贍獨槥死糜生之務無不必維口計手筭其便又善察人情以通其物即瀕海數百里閭巷至擔徒帷先生是賴意勿厭也戴星焉起見燭焉息如赴其所自程坐靡寧者客謂先生以恩一之義即慼僮僕美歌舞何不得而蹴蹴如不能適晻朔為先生唯唯謝不敏而已中歲以例補光祿寺監事冠服儼然華矣先生弗善也乃衣其故服皤皤

行道中夏一葛冬一裘飯一盂蔬一盤編戶無異守
土者高之累旌其門且賔之鄉者三時弗就諸子踞
而請弗許曰吾行不出一鄉勉而爲義戔戔耳吾甚
愧之而奈何溷朝廷之鉅典焉若有意乎則先世之
籍在于是諸子竦然不敢復言賔飲事矣海門令其
君視通篆嘗貸木于先生而償之值先生念故有餘
材何用償海門德之意若有效于先生者其人歷官
淮揚閩幾十年終弗往蓋先生好行其德無所取雅
志自重類如此張子曰陳先生蓋有六丈夫子云而

予交其季子到京口言先生春秋八十雞鳴而起孳
孳爲善也是宜有子子到哉到之弟曰適者終軍之
年耳文傳四方即陳氏多才于斯爲盛矣寶王生語
予陳先生手提三千緡建傑閣于黌之巽不日成之
豈其後故當協丈祥哉將東海之老不復欲自奮于
功名不于其身必其子乎予每讀先生所輯鄰事公
皆春園諸書與其一時游戲之什公何既老能自娛
也此可以知先生之爲嗣矣有美必彰善繼其志夫
先生豈直世祿之家富好行其德者乎

龔叅軍傳

叅軍本徐姓其先河南人遠祖某嘗爲崑山丞後以紅軍亂不得歸長子孫崑山家焉數傳至叅軍芳娶于龔生叅軍遂姓龔氏名良相字輔卿偉貌修髯饒局幹叅歲已挺挺自贊校間論事無所避就諸生心下之稱南江先生嘉靖甲寅島夷內訌發諸生守陴廩廩不得辦而先生肩之裕如嘗以身翼祝令某又身請督戰橫戈被鎧輕騎出馳綿衆時有斬獲懦帥梁鳳者鼓勢而來擁客兵邀賞逗撓不進先生上書勸

責之士稍用命旋亦遁去所省供億巨萬先生既蕭
資文武困不得志于秋闈藍衣幞頭顧影輒自憐其
貌遂謝去廩餼升入太學論事如初名藉藉輦下久之
落落無所遇先生喟然曰語有之存心濟物于人必
有所濟我安隘視斯語乃不意于吾身親見之耶日
已暮計無復之矣乃謁選人判兗州已補蘄州絕不
肯以小官自隱其道侃侃言事凡爲民去所害而就
所利何不至焉兩地守亦推心先生意非龔司馬莫
當也而兩地之民亦相與語我聞司馬不聞太守云

父之遷衢州幕參軍時先生已病未久卒初先生之游太學也海忠介時主白雲司政以言事忤旨上遣緹騎逮之先生詣政府稱忠介言事當不得逮請擊登聞鼓白狀政府謝遣先生而心壯之直聲大噪長安後忠介出撫江南先生猶以藍衣白事多見採擇君子謂參軍之德于吾鄉如光勳焉張子曰予聞長老言甲寅之寇閭巷間蓋有十倭云客兵之逗撓其最已當是時歸太僕以孝廉上書梁鳳不報縣諸生群噪之而參軍言狀甚力年最少鳳瞪目視參軍目

光不得轉斯亦敢任事矣請擘登闕保持忠介雖古烈士何以加焉參軍之子國珍少孤不習光蘄治狀第闈之傳報兩州守就先生謀拱不輟先生謁上官出必後也男子戴須麋貿膽略晚參軍幕府豈不悲哉而先生以爲于物必有濟也夫斯何愧衾影耶

周魯男傳

崑有嗜學獨行之士周魯男宋周益公必大裔也祖曰古愚醫隱父肖愚營什一而贏心存讀書生魯男沉毅有志令就經師學即自奮嘗戲語同舍生吾誦

德必在君後融釋宜在君前經師異之稍長侍陳先生先生故號知人能造士嚴然獨寬魯男之程曰無庸將自及魯男恥之刻晷自束不給則跪而誦之至穿膝無所顧肖愚嘗私于陳先生即毋不足耶陳先生曰即有上流之性何不足焉魯男喜益發憤及程爲務父之竟無所就乃夜發古愚所藏秦越人書丹鉛擿次力求其說父之喟然曰男子生不濟世拯溺救焚則請趣之林蘼間令父子兄弟相保乎于是益瞷神農以下諸家之學伏而讀之口誦心維隨手疏

記几榻墻墉閭都所撰識其治人必治毫毛故名不出于里然而魯男弗自善也每寒燈淒雨須髯影壁上顒翕翕不可止人或諷魯男聖人已死而糟粕獨存者魯男須髯輒張罵曰請置斯語以目曆聖之士而曆聖豈世所時有哉勦說小生類以敏鈍什伯爲斷謬旨訛傳取圓通自快此使婦不得有其夫而子不得常事其父聖人所以爲糟粕者此類也識者竦服其言魯男性至孝喪葬父母雖澡水絞經都無所憾兄某甚愛魯男魯男父事之其輟舉子業讀古愚

耆者兄之教也有女弟嫁朱其舅死行家言即視含
將不利生者魯男代視之如考妣焉人謂魯男忠于
爲人大都其讀書性云所纂儒業若干卷岐黃家言
若干卷藏于家張子曰晏嬰有言爲者常成行者常
至以予所見魯男書竹簡紛披連床充棟多出其十
指躅殆所謂常行而不休常爲而不輟者與魯男之
業已至已成矣而世以名不出其里疑之肉眼哉先
是有龔澌亭先生者受業盧公精素問之學讀書晝
夜彌連至老不倦然無所著自表于後如魯男徒取

名闗諸侯鏡血脉授毒藥脉見而治之矣其著書爲
能若是多哉予深悲曾另之志故爲之傳以俟考據
行者觀焉

蓬蒿人傳

蓬蒿人居鹿城之東依林瞰水地偏而心遠居人莫
詳其姓氏布衣草履日往来市廛中亦不名其所與
游晝日闔戶寂然毎白光起屋簷下緣之遶樹梟梟
如虹如霧如烟則蓬蒿人焚香誦法王書也性温茂
自喜環堵之宫置圖書所前後多樹𢦏桐桂栢異卉

名花而又能規林巒島嶼于尺沼間朱鬣翠藻盡態
幽閒小羽拉烟而過多止鳴其所若低回不欲去者
客過之鼻觀芬馥耳目潔清蓬蒿人蕭若相與語無
城府溪谷町畦之限然亦不鮮吐婉媚調矖近人
里長者多樂與之交間請亦時往既去不恡于懷人
或謂之曰千室之邑甲第連雲所爲娛心悅耳之具
多矣而未有如子之食其淸者吾每入子之室覺魚
鳥親人凌躐作遠幾不知武陵畏壘故在人境矣而
子謂之蓬蒿毋太薄其享歟蓬蒿人曰天地之大也

人處一焉遠者九萬細者一枝斯亦分之所定人莫移之矣而吾于其中曾不得所謂一枝者聚廬而托處焉故嘗問舍于市之主人左手抱琴書右手挈妻子欣然過之席未煖而主人埽吾値則牽衣去之矣而乃今得自適于數壓之中故不知九萬之適一枝之細也今夫蓬蒿江而江焉渚而渚焉亦若是則已矣且吾嘗游于連雲之第所見炫轉熒煌綺麗之觀心故泊然無所起也埽視吾廬一卉之奇一木之秀輒爲之訢然而滿志是其有蓬蒿之性也夫夫何扶

而自薄歟蓬蒿人好奇文壯觀不能比周于時雖至
昵非其所樂輒搖手去之家甚貧人亦莫有援之者
或曰人姓陸氏名珉字玄晦張子聞之曰豈古鴻漸
龜蒙之苗裔耶何通勝狎流不輕詣屠沽兒若是迩
王先生有言心無齷齪交游淺性喜琴書歲月閒斯
實録矣吳中之俗膺請爲務如蓬蒿人殆所謂袖骨
清者耶蓬蒿人聞有奇卉怪石殆忘其藁必求之爲
決突常不能貯烟而白光輒從簷端起遠帘樹斷淡
異人之性遠矣

病居士自傳

居士姓父姓名父名然不能如父志醜之又多病故自號曰病居士少習舉子業爲諸生諸習舉業者嘔心刳肝多病悸居士故不善雕蟲所作制義居下下然亦病悸吳地下濕處則病腫父嘗爲木閣居之亦病腫或數月不跬步所飲竟日夜不滿五合然病下血甚於豪飲者好書及色而性粗浮不期盡解所求於人甚備然病腎水竭目昏昏不能視祖父產粗足自給所得脩脯常中上又無貧乏施與及爲人報讎

或藏亡破産之事往往病窮苜籴養其老母或僨之友而久負之性懦闇催租剝啄聲心揺揺不能定而强宗大猾負其勢以侮衆即不吾犯必辱之病傲巳無能不欲言人之不及而遇諸非法者𢿱爲强詞以奪正者必折之無所容然後巳病戇見義或不能爲而好談節俠若飛六月之霜振齊臺之風寒易州之水則毛骨竦竪隐隐若刺蝟亂起病躁盡其足力不數里每至佳山水必攀崖汩流竟日徙倚不能去或暮夜無侶則獨往来㢒宇間至烏啼月落欣然忘倦

病愛緩步詳視必求如禮而廣坐綺筵不耐譚欵或蝨痒不可忍輒捫而嚙之病草野而倨行年四十棄去舉子業人以題請便欣然爲之仍鐫而懸之國門爲時傖父病結習客謂居士曰子病柰何居士曰固也吾聞之師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則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塊處一室夢遊千古以此終其身

沈文海先生傳

沈之先顯於梁宋至勝國不仕以醫特聞其占籍崑

山自叔陽始叔陽三傳至玄谷與兄侄伺弟一菴絧菴齋名而絧菴成進士又三傳至先生之父樂清丞卓齋卓齋生子七人先生其五丈夫子云諱某字子行甫十歲卓齋棄先生於樂清官舍旅櫬哀號頎然如成人矣後贅朱氏朱翁異之所以期先生者甚厚先生每旦起開扉北望淚淫淫下痛卓齋之見背且不能隨諸兄侍其母養也朱翁傾而憐之析箸城居於是作堂迎養其母榜曰敬遺因自號敬遺子敬遺子尋補博士弟子母見背哀毀骨立遂棄舉子業不復省

嘗是時嫡嫂病妹孤姪子女不下百指先生人人餽飼之而尤敬事其長兄嫂長兄者故籍甚埶林所稱文川先生者也先生少撫於嫂而師事其兄至老益莊嘗語其子堯封曰微兄嫂幾不能有今日矣而是時堯封聘於顧顧女適盲女翁辭以疾堯封不可乃私于先生曰尊不憶劉廷式耶先生喜爲娶于顧宜其家先生更大喜也而後先生不復問家政所由日觴詠爲務矣見象緯堪輿姑布覆射俞跗橐駝諸書便欣然錄之不期甚解獨好五金八石之秘即有紿

先生者先生安焉曰吾家艾窩公親試之得尸解術吾豈盡信書哉會有僧真空謝終南陳履吉數輩臨爐試訣白金瑩瑩先生撫掌曰宇宙大矣有此書則不宜無此理井底蛙烏足語於海乎然所得嘗不償失竟謝去後僦屋數椽題曰片玉詩筒韻責繽紛往來有乞言者就手示之識者謂不減韋孟云

張子曰余爲兒時識先生張慶遠第方步遠視談說忠孝廉節亹亹忘倦後數年得與其子封社又與其季翰游知先生好山水多不能至心嚮往之晚得都

太僕紀游神氣差王觨語人吾雙屐未嘗不往來其間也夫先生豈所謂尸解者耶生平好義傾橐周貧牀前問侍四子八孫嗚呼可以瞑矣爰命匠人匠人雪涕久瘵幸存先生之義嗚呼榮矣昔人有言蓋棺事定其先生之謂夫

吳橋沈氏孝友傳

沈氏其先自長洲徙崑山永樂中松溪主簿誠挺勁有力占籍吳橋主簿死進士鄭文康爲之誌更數傳曰三善曰三益祖省祕母徐氏居南郭烏夜村用編

户著其姓父起鳳産落更逋賦時三善已娶婦孫僑居張浦仍籍吳橋而三益方童孺侍父南郭縣官責逋賦甚急益輒往代童頂而首冠輒受杖益不勝楚頂露縣官色甚憐刑不蒲十其後催賦必三益代而受杖纍纍血狼籍矣既數年賦乃辦而三善自吳橋省父母暨祖母徐修孝友之行甚力又亟推其贏樹德里中善有所市義益必從臾益所樂就善亦奬成而吳橋沈氏始以義聞特稱四方將營葬祖父母父母已行高爽地而傍有小姓范其者謀出其塋粥之

益與之值存其封識然善聞輒大喜里人陳某乘醉罵益再醒輒悔之跽以請益笑曰吾聞汝醉不聞汝罵也其人愧謝去而善聞更大喜曰吾故不能提奠忍無禮弟庶幾長者吾且以弟自砥矣又數年益病且死以其子夢祥屬善有女今嫁之而後善始獨行其義于吳橋名稱益著吳橋者故買猰人吳姓銖累成橋積百餘年圮矣善始僦舍居橋西心自計吾竊慕吳家之爲人乃聚所羸粟以十計已百計已千計乃召工驅石爲之堅麗什百吳家而善始撫膺泣曰

恨不令阿弟見縣官髙三善義屓之緇邑子張琳自
勸觿而善又泫然曰往者沈汀州諭吾崑察知弟三
益好行義年未及格爲籍記之以示將来弟竟不能
待而吾享其羸耶同里聞而義之其後善死又以其
子屬夢祥以此知善之不負其弟益而夢祥可不負
善也作吳橋沈氏孝友傳

外史氏曰傳士凱先生與沈氏世同保伍爲予言松
溪之義故嘗號三善曰松源盖沈氏之居吳橋自松
溪公始也沈之先曰昌宗者宋提刑龔庫端仁者元

仁和典史子真者豐盈庫大使明興誠傳松溪善又以鄉賓授禮部儒士進英府教授鄭進士志稱官族不虛耳獨三益積行名不出其鄉漢法有力田孝弟科益無負矣教授言事津津具首尾市義如不及上益恂恂粥行爲務要之皆長者益所遺女嫁參漢徵徵爲予言特詳不具載益二沈之義甚高故不得數其事而稱也

亡友夏士琰傳

歲丁卯冬十月士琰告予將詣吳淞歸當與子社既

數日祉入洶洶言士瑛病且死予亟視之絕矣嗚呼
痛哉士瑛性至峭不肯妄與人既定交有禮有義有
所舉事必及其情以故士瑛死無間知不知皆哀之
其讀書砥行有以信于人人也士瑛少警敏捷遂有
氣力從父少谿翁考鑒古昔多絕特之見出流輩揣
摩上父所蓄汲冢石鼓諸書皆手訂其真贗旁通徵
與無能徵之以其所不知又工文辭藻與弟珣力起
家聲為務事母浦至孝婉容柔色修嬰孺子養七十
一年而母死吸吸泣不成聲感動閭里嘗授室星溪

運溪去士琰所居幾二十里不可徒行而士琰故徒步每肖視多舍舟而徒人或問之笑曰吾故不能傷脊船舷間其實念簷坍且倚廬望也珣事士琰甚恭夜雨邃牀談說古今成敗各令其子弟聽之或啞然願解務以歡其老㚷㚷輒為加箸云士琰文高志氣欲橫秋年入立境甫逛膠庠則名噪膠庠間已逾蹤仕而氣不少拙時吐五色媚人輒能消殞扶餘國王氣色然世竟無深知之者嘗指其襴幞語人曰老㚷在此身未許自由也吾豈不知騏驥筋力成志在千

旦歷塊一蹶便當永息機用哉或感時拊事一往而絕識者知其不可磨滅云性好圍棋故有折善名手晚多空門尋侶而昂畢布之勝負皆為一笑而無為于空則展而倚其僕得侶欣然至老不倦也或年少將賽為歡娛亦欣然就之馮陵大叫不肯乘盧去輙無恡于懷士琰既死或哀其老牖下無高山大野可發覽以自廣然齊遊燕冀東登泰岱觀雞鳴日出晚觀黃巖振衣台宕間謁李廣紀遊碑石皆能摹之于詩歌所與遊不過數十百里之間無可開壯觀激拔

其志氣而海內氣類之交凡得與于斯文者必爲士琰屣一揃所著谷庵雜志幾數十卷未盡行世而弄翰戲語如長吉苦吟疾書半落半就襍見于唱和越游諸篇者方當與其手所摹畫並行宇宙所欲不能一蕉葉晚結文酒之社倘佯輒竟一日或乘興搜討既辭復至嗟乎此數端者斯亦何負爲士琰哉士琰名暐又自號青巖居士娶周生二子玄圭玄璧讀書有文蒸按夏之先有友諒者將于林恭政鍾夏氏始祖也又二傳曰佑白石場大使與弟禮部遂同居林

氏娛晚堂今士瑛所從歃毋處也而士瑛又數數為予稱其裔祖曰清強御史璣家壁立收養其族子孫無寒餒者蓋孝友為為政吾于夏氏無間然矣予每見士瑛傲岸不屑遇俗下人掉頭不肯往夫所謂一姓之傳數世上下必有一人焉絕類之者乎

黃岡樊季常先生傳

樊季常者楚黃史隱公燁弟五子崑山故戾孝介先生弟也孝介既沒崑人士思慕之疏哭不絕于道因是得交季常其後季常亦時時飛書繼粟以明孝介

之不忘邑人士亡何季常卒其子元修以季常誌狀
來予哭之慟為之傳按季常姓樊氏諱玉衡生而羸
瘠又悸也十歲始就外傅學十七補黃黌諸生占秋
試從吏隱公訓漢陽已還諭南陵則從還南陵兩地
生無能望季常者季常性闓敏好沉博絕麗之文所
課目都應弦而倒孝介先生奇愛之目為難弟以之
孝介等商城輒與俱每放衙輒與季常論學問之道
其言甚大季常亦時以其暇問當官所宜順各為解
祠視莫逆也會閹採之使横虐商城商城公鳴騶飛

孟擁與升堂務以聾帽中使之氣季常笑語商城公蜂蠆有毒將來出場則如何商城公笑不答已而中使果有繁言則孝介已默持其陰事懾之中使自伏則又坦其懷消之于是季常曰噫吾畏者出場之慮又多乎哉自是商城公遷崑山則季常亦間往省崑山公談理更不談事矣亡何吏隱公有疾夢夢如也季常不能帶事之幾可兩月又念崑山公常苦咯血宦遊二千里外苟一念至當奈何于是晝夜震恐兩鬢盡斑而崑山公解綬之願愜矣當是時兄弟相持

如在夢寐乃各為父侍之計寢興不離于榻稍閒則
相與商岐黃素問之書辨草木補瀉之性如是者幾
三年而孝介先卒又三年吏隱公卒季常姊毁忍瘠
色養易太夫人暨嫂俞夫人而獨身屏居破屋中勤
儕萬端又三年而崑山公身後種種之事整整無憾
一如喪吏隱公于是中夜起徬徨念所以慰易太夫
人者無如腰章手板乃勉理舊業就壬子秋試主文
者亟賞其牘蒐五策不得遂落第季常慨然曰騏驥
筋力誠志在千里殊不能當歷塊一蹶何有七戰不

勝猶戀戀風燭鈴鐸下也迺築室城東清淮門外顏曰吾廬日飲太和羹一杯清棊三手如是者又五年端然而逝得歲五十李常觀癯而澤有胆力能任事事已難息絕不使其人聞知沈介菴鈇者閩異人也刺鄖陽以誤御史免其官御史怒未已愬惡閩之當事者誣以殺人論死李石有言之吏隱公李常發上指曰何心隱有言世人設席多殺雞鵝犬豕以媚激客之歡日旭月朗乃欲殺人媚人耶遂題書王文肅詞旨激昂文肅持之手顫嘆曰往見樊崐山瘦之甚

不意有如許膽力乃今又見其介弟耶卒為白雲題出黃東城門外通濟橋故恭誠伯陶仲文所建江之別流經焉戊申水塌季常洗其橐得三百金為創而欲渡者利其塌也輒敗之季常撫白狀有司嚴治之卒賴季常力以免蓋其敢任事不害民類如此張子曰予與季常握手之歡幾幾爾地之相去也二千餘里歲之相易也荃萬幾一世而兩念猶至寤寐見之豈所謂一日當千載乎惜乎季常不遇時乃其孝友之政肝膽之事即巧歷所不能數余姑論其大者海

虞瞿洞觀先生嘗守辰州過黃為孝介定嗣識李常歸語其海虞人吾鄉李文長編修以壬子主試謁孝介祠識李常歸語吾鄉人一似王文肅之異李常瘦有膽力持其牘而手覿也李常蓋魯仲連阮籍之流談客高妙不名一行而誌墓者徒以貴高郡解當之殊不盡吾聞黃東門外黃泥坂以南定慧院以西則吾廬在焉千載之下過者凜凜矣

、許長公傳

許長公者故贈承德郎蕭山公長子王質金石聲秀

屑目六歲從宦於蕭山動止嶷然已通曉時務緩急之
用知微著十七補諸生御史就所署拔其尤弃之郡
公與焉與練水徐允祿皆髫髦譽髦稱邑黌之儁會
棣風使者行郡署公牘如秋水空明不留雲影實第
一已知為蕭山郎顧語其屬吏人言醴泉無源徒虛
語耳嵩是時公名已噪一時名下士爭願為爾汲交
公秉家訓絕不肯通賓客延名譽顧獨與弟獻觀閉
幃中緝漆程藝亦時連同人數輩私試玉蘭堂公主
玉蘭社而稟目于蕭山公每一日下同舍生或移狀

問難公獨無擬議湛思弗止備諸曲折首尾多宛融游衍之趣公游目自得而已久之蕭山公為置依綠園小廣浦則公社依綠亦時峙幘芙蓉渚與諸人飲酒笑詠為樂終不廢社約蕭山公閒加意甚得也歲庚寅蕭山公寢疾公夜起徬徨念束髮受策與弟僕僕風鈴閒旁視秋鷁橫飛而未有一當家公指者則如何盧徊左右竟於不起公始仰天悲號泣血茹哀勉慰郭太安人汎掃庭宇簡飭臧獲一如蕭山公時而蕭山公莅故不當中上左丈右吾何不至焉以之

舉太安人吉同堂割宇捴所入而遡主之以歆太安
人太安人意乃大安而公肄業如初同舍生有以其
子比面公者公輒一往客謂許長公清貴即遂遂如
寒士當不能習經人師沾沾所爲乃公爲之弟子司
進遂稍稍薄遊四方顧偃師忝公之師也初選諭興
化以其子壁贄于公公每望白雲蓬蓬從東南起邑
意黯然乃發篋著易傳數十卷索隱鉤深具中肯窾
流聞興化已遂傳誦里中爭自書寫幾令紙貴公輾
然曰此　高皇帝制科之易要未盡符于四聖以了所

聞過庭之教則尚有俟焉已蕭山公蔵書數萬卷無
不汎覧又抉摘其微與時有纂述鑿鑿如五穀尤可
以療飢遇衆論參差不可了公獨黙黙不置詞膝理
之會庁語絶倒或文章參伍之間一字黙晴便可飛
去書法始學趙吳興漸入歐王妙境意所感激時着
五七字古近詩無不升堂入室而公不以自名人謂
長公故學者雅無學者氣公聞之亦自輾然也棠宇
几席乃至盤匜瓚罍彝儆疏數之數十年不改父道
人或以此訾公公笑曰固是不可易所御服襪或至

綫蹊相綴終不更爲性好雅酌飛觥之筆無論寒儉
兄盡其歡喜弈然不肯與勝已者對曰君子無所爭
吾姑以手談行吾意耳客戲語公攔柯弈者君盍仿
諸公獎曰韓淮陰多多益辦亦聞讀一卷黃石書耶
丙辰春感疾疾已後開堂中有客猶捫衣冠誰呼行
酒數巡而別張子曰余觀世人驕語植德夸修孝弟
主盟文字其得意可勝道哉然皆非長公所歆自處
蓋曰凡天下之行焉而不至爲焉而不遂不如其跡
跡無傳于後也予遊長公久亦何能傳其所不至所

不遂其至焉遂焉而世無傳者予不可以弗論盖其称曰夫文猶射也射平如水然後命中故夫穿楊貫蝨之紛紜總歸于平無他巧謬而不聞貫堅之射乎一矢拂脊再矢羣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平哉平哉堅能不中乃可中之矣又曰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于通塗亦競識其家此非擬之妙也蘇子瞻嘗夜坐顧視見其頬影就壁摹之不施眉目見者皆失笑斯至妙耳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予故叙列其語令能若從

之長公名旋吉字元倩別號箕陽子翻孫璟皆世其
學